

血拳冰掌

上册

铁汉无泪系列 **新作品**



铁汉无泪精品大系
(上)

血拳冰掌

黄 山 书 社

铁汉无泪精品大系
(中)

血拳冰掌

黄 山 书 社

铁汉无泪精品大系
(下)

血拳冰掌

黄 山 书 社

责任编辑：刘晓东

美术设计：陈 莉

血 拳 冰 掌

南宫燕 著

*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合肥市朝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4 字数：600千

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0001-6000

ISBN-80630-150-X/I. 26

定价：39.80元（全三册）

《血拳冰掌》内容简单介

绝世武学“寒冰谱”，早为黑白两道人人覬覦。亟欲占为己有。在七名当世一流高手的监护下。“寒冰谱”竟然被盗，消息不胫而走，顿时在武林中掀起一场残杀、浩劫……

心地善良、性情憨直的孤儿“二狗呆”在一种万般无奈的情形下承袭了寒冰绝学。苦练六年后。按师傅的遗命，改名楚凌，下山报仇。甫一出山，即屡遭天下第一大帮“震天帮”及神秘组织“冥岳”的诬陷，追杀，意欲由此而攫取“寒冰谱”。凭着日益增进的功力及正道侠义之士的相助，楚凌屡化险为夷，并且击败了头号劲敌“冥岳七魔”之首“哮天虎”秋千绝，最终揭穿了“冥岳”岳主，有“岭南大侠”之称的倪君彦的真面目，一雪师仇家恨。然而楚凌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——红颜知己撒手尘寰……

本书作者是著名传奇小说家，亦曾在香港、澳门、新加坡印行过他的作品，颇受欢迎。此书情节曲折，描写生动，一书在手，不忍释卷，不可不读。

十月初三，初冬时节。

北风渐烈，湖水已浅，鄱阳湖于春、夏间不见的长洲巨滩，这时亦露出了几处孤洲，好似艨艟大船，在碧波里乘风破浪。

天色近暮，粼粼的波光满励着橙红的残晖，闪闪发亮，煞是好看。一叶帆影，一支垂竿，一顶竹笠，有人即在此境此景，傍着湖水松影，独钓独居，船上一个小泥炉，正烤着那老汉的渔获。

这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港湾，极目不闻人声，荒僻得很，仅有归鸟啁啾，波涛拍岸，伴着那独钓的老汉。钓竿扬处，又是一尾鲜活蹦跳的鱼进了鱼篓。

那老汉兀自好整以暇的上饵投竿，忽然一道人影咻地自岸上一掠数丈，落入舟中，神情仓惶地喊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尽速开船！迟了只怕他们会追上。”抢过竹篙，急急撑船离岸。

那老汉面无表情，手腕一震，笃地将钓竿攢入船舷，显然他也是个会家子，且身手不弱。他纵起身，扯起船帆，顺风驶出港汊，淡道：“你轻功那么好，那些人怎及得上你？

‘赛燕飞’诸洛的名声岂是假的？”

“赛燕飞”诸洛神色略定，随手执了一条烤鱼来吃，边吃边道：“算了，你少取笑我了，谁不晓得我仅是轻功好，其余的则没一样行的？嗯，你这鱼烤得真香，不错！”吃得津津有味，口沫四溅。

那老汉微微一笑道：“你的轻功可夜盗百户，单这项本领，天下几个能及？除非是你，还有谁能轻而易举地自他们手里偷天换日？”他的竹笠低掩，瞧不清面目，就他额下灰白的胡须判断，年纪当在五十岁以上。

诸洛低“啐”一声，道：“话是不错，但他们个个都是一流脚色，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得手，如何可能？恐怕他们已发现那本是假的。”稍停，续道：“你晓得他们是谁吗？计有倪君彦、公治莫忧、谈苍杰、井残生、尚横斗，再加华严、华因两位师太，共是七名武林赫赫有名的高手啊！若非瞧在酬劳的份上，打死我也不敢去偷。”

那老汉道：“难道真叫他们察觉了？”

诸洛道：“放心，我使了点小诡计，够让他们忙的。”伸手又取了一条烤鱼大啖。

那老汉道：“照你这么说，他们真个追来了。你别忘了，鄱阳湖是‘震天帮’的地盘，只要谈苍杰下个令，即可封了此湖，来个瓮中捉鳖。”

诸洛哈哈笑道：“凭你我的本事，他焉能捉得着？”自怀里摸出一个油纸包，随手抛过，道：“喏，你要的东西。搞不懂你要来做什么，写这玩意儿的人连自身也不保，可见这玩意儿好处有限。”

那老汉谨慎奕奕地揭开油纸包，取出里面的一本绢册仔细翻阅，对诸洛的话语充耳不闻。绢册封面以篆字题着“寒冰谱”三字，笔墨甚新，由此可知此物著述的时日未久。他

血拳冰掌

喜孜孜地道：“是真的‘寒冰谱’，好极！好极我的苦心到底是没白费。”

他为了“寒冰谱”，以五十万黄金、数件稀世奇珍异宝，聘得诸洛来，方顺心遂意地，故他怎会不欢欣愉悦？在他满盈喜悦的眼眸，隐隐闪着一丝狡狴。

突然，人影晃动，那老汉出指如风连点诸洛“神藏”、“膻中”、“期门”、“气海”数穴。诸洛全然未加提防，应指而倒，愤声道：“你干什么！想杀我灭口吗？”欲待再说，“哑门”穴一麻，再说不出半个字。

那老汉嘿嘿笑道：“倘若叫人得知‘寒冰谱’在我手中，以我眼前的能耐，必定保不住此宝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说不得，我只好得罪了。莫怪我心狠手辣，我之所以这么做，也是不得已的。我会在家里给你安个长生禄位，令你免做无主孤魂。我也会多烧些纸钱供你花用。”

诸洛的脸色因惊愕、愤怒、恐惧而变得惨白，目中则尽是哀恳乞饶之情。

那老汉低低一叹，森芒闪现，手法迅疾地挑断诸洛四肢筋脉，顿时鲜血迸溢衣衫。

诸洛痛得险些晕厥，直想嘶声惨呼，无奈穴道被制，空自张大了口，却发不出丝毫声音。

那老汉足尖一朱，将诸洛身躯挑起，踢入湖中。船行不止，距若浮若沉的诸洛愈来愈远。血水染红了一大片湖面，在夕阳照映下，倍觉可怖欲呕。

那老汉自船舱取了只木桶，打水洗刷舱板上的血渍。他清洗得极其仔细，就他秀气的十指，再加他指上戴的宝石戒指，完全不像是能操持苦役的人，或许他出身卑微吧！

* * *

在那远颺的帆船消失弯汉后未久，一抹淡绿的影子，咻地纵至湖边，紧跟而来的是一背负长剑蓝衫的中年汉子，他比先前那青衫文士公相差数尺之缓。

青衫文士目光如电，巡遶周遭一眼，冷冷地道：“给那厮溜了。”

背剑汉子颌首道：“好个‘赛燕飞’，轻功当真了得。”言下大有钦佩之意。

青衫文士冷冷一哼，“他若是不要那些小诡计，混乱了我们的追缉，我不信抓他不着。”

两个说话间，又依次到了一个腰插双面板斧的壮汉，一个依衫破旧的使刀汉子，两名灰袍尼姑，最后是一名秃顶、矮壮的汉子。背剑那人道：“公冶兄以剑法、轻功、暗器称绝武林，只轻功一顶，那诸洛便未必跟得上，公冶兄要抓他，自然是易事耳。”言词无讥嘲之意。

那青衫文士正是以剑法、轻功、暗器名扬武林号称“三绝傲神州”的公冶莫忧。而那，背剑蓝衫人则是岭南大侠、“一剑惊龙”倪君彦。使斧汉子沉声道：“怎么？叫姓诸那小子溜啦。哼，我才不信他能逃得出去。”用手打上一支火箭，爆出一团殷红的烟雾，凝在空中不散，他即是那垂钓老汉提及的“震天帮”帮主、“铁斧断水流”谈苍杰。

使刀汉子是使柄截去约莫一尺长的钢刀人称“断刀客”的尚横斗。那两名女尼是峨嵋派的华严、华因师太。最末一人是“鬼拳催命”井残生。

断刀客尚横斗道：“谈帮主是，要差遣帮子弟寻‘寒冰谱’？”

铁斧断水流谈苍杰道：“不如此怎成？鄱阳湖方圆千里，要找一个人，光凭我们七个人是不够的。”

华严师太人如其名，神情肃穆，说道：“早寻着早好，那‘寒冰谱’落入肖小之手，可不知要惹出多少事端，实是烦人得很。东西在我们手里给人盗去，此事传出武林，同道只怕要讪笑我们差劲无能。”

鬼拳催命井残生“嘿”了一声，钵大的双拳砰的一撞道：“谁胆敢笑咱们，才子打得他满地找牙！”公冶莫忧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又有一群不怕死的家伙来找咱们了，井兄，你可又有得忙了。”井残生摩拳笑道：“甚好，甚好！适巧可替我的拳头搔痒。”

周围一片枝叶擦响，足踪履踏声，渐渐合聚逼近，人数不下五十名之众。一股怪异森冷的气息亦缓缓朝湖边七人迫来，竟令人有种置身鬼影幢幢之境的滋味，湖水、林间好似随时会涌出魑魅魍魉，勾索活人精魄。七侠浑若无事，静候其变，暗暗运足功劲，蓄势待发。

林中忽然涌现雾气，层层掩来，倪君彦蹙眉道：“是‘十八鬼将’，一该群死的家伙。”他的话声不亮，却借内力传送颇远。

尚横斗棱角分明的脸罩着杀机，森然道：“诚如倪兄所言，这些人确实是一该死的家伙。”

他亦以内力将话声冲破重达去。这雾竟独是林子及湖岸才有，无疑是人搞的花样。雾气原一直逼近，但倪、尚二人几句话一说，顿时给驱退数尺，方再一顿复进，显然是遭倪、尚二人以内力迫退。

话声刚落，雾里一人嘿嘿笑道：“为免伤了和气，请列位将‘寒冰谱’交与我等，千万别叫我等‘十八鬼将’硬夺

强取，否则只怕有人会至阴曹地府向阎王报到。”

公冶莫忧道：“阁下是在威胁？”

雾里那人嘿嘿笑说：“大家不动手较佳，你说是吗？‘十八鬼将’是以十八人为首，手下的鬼座不知其数，专干杀人放火、打家劫舍的勾当，而其行踪隐秘，难以搜捕歼灭，致令这批人在江湖上嚣张放肆。”

不是没有人试图除去，可是十八鬼半个个武艺高强，饶是一流高手也讨不了好处。

一年多前，湘西大侠“裂地金刚”艾昭放言挑战十八鬼将，结果在一夕之间，全庄八十余口俱死于非命，无一活口。此惨绝人寰的血腥惨案，激起白道正义之士的义愤，齐齐参与歼屠十八鬼将。十八鬼半岛闻声匿迹，避得无影无踪，江湖上再不见他人现，不料今日却迸出来急“寒冰谱”。此刻双方若放手互搏，鹿死谁手，犹在未定之天。

谈苍杰道：“我告诉你‘寒冰谱’已为人盗去，你信是不信？”

雾里那人道：“谁能从七手中盗走纤尘？谈帮主素来令出如山，一言九鼎，今儿怎地说起逛人之语呢？叫我等好生不解，瞧来列位大侠是舍不得呵！”他故意在说话时加重“大侠”两字的语气，自是存有蔑视之味。

井残生性子暴躁，闻言怒叱：“你奶奶的，舍不得干你啥屁事！”足底运动，倏然往左首冲去，隐入雾中。顿时，茫茫的浓雾里传来数声闷哼，继而是蓬蓬蓬的对掌碰击。

他暴起发难，且身形迅捷，拳去如前之疾，立时给他料理了数名敌人的鬼卒。十八鬼将急抢上接应，或拳或掌，与井残生对了数招。

拳掌一交，井残生测出对手的功力高低，毫不恋战，即

刻退返，沉声道：“他们的武功是不弱，大伙儿须得小心应付。”

就在这时，雾里那人怪声下令：“杀！”一君衣不蔽体，乱发纠结，了神恶煞般的人疾奔而近，举起手中钢叉、器丧棒递招猛攻，其后跟着数十名鬼卒，围杀而来。

双方人数悬殊，七侠顿时给围困住，一人得应战八九人，其中至少有两名是“十八鬼将”。尤为公治莫忧、倪君彦、谈苍杰三人压力最重，因彼三人同遭三名鬼将围击，显然十八鬼将视三人为最大阻碍。

三绝傲神州公治莫忧双臂微抬，一名斜眼的鬼将知机，叫道：“小心……”。“暗器”二字犹在喉间，噗噗噗连响，他身后的八名鬼卒，在眉心上皆嵌了枚金钱镖，无声无息地倒下。

公治莫忧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已迟了。”一柄软剑不知于何时在手中，唰唰刺出，若青蛇游走，招招狠辣诡奇。

他外表酷似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待人谦抑，实则嫉恶如仇，喜欢把一句话挂在嘴边：“只有坏人死光了，好人方能无忧无虑。”因而在他软剑、暗器下亡魂的歹人贼寇不计其数。他所至之处，无不闻声远遁。

他一轮刺出三十三剑，攻得与之对敌的三名鬼将忙于格架，缓不出手反攻一招。

公治莫忧发觉自己用了八成功力使剑，仍无法伤得那三人，却也不由得不敢小觑了对手，又加了一成劲，还是攻不破那三人的守御，心底不由得有些着恼。

他心下不快，那三人可是巴不得他的剑能慢些，图免老是捱打不能还手，守得若不堪言。

一剑惊龙倪君彦的剑招大开大阖，出手不够狠辣，仅刺

伤了四、五名鬼卒，犹有三名鬼将及三名鬼座围着他游斗，呈现胶着态势。

震天帮帮主、铁斧断水流谈苍杰，施展起四十斤重的板斧，虎虎生风劲雄力猛，鬼座不是缺手便是断腿，他使招之不输以治莫忧。他仗着膂力雄浑，与对手的兵器硬碰硬对，打得当当声不绝，一名鬼将持的钢叉柄，给他铁斧劈得弯了。断刀客尚横斗的刀法刚猛险恶，俗云“一寸短一寸险”，他的身法变化难测，令人难以捉摸，配合上飘忽轻捷的刀法，中刀毙命的几乎皆是死得莫名其妙。他的两个对手，身上已挂了彩，不知该是说他武功精绝，还是该说他受的压力不重，以致拔了头筹。峨同嵎派的华严、华因师太双剑和璧，杀得对手穷于应付。

鬼拳命井残生，三两拳即击人，中者筋折骨断，无一能敬延残喘。跟他对敌的一名鬼将全形瘦长，似科也擅于拳技，故和井残生对了好几拳。井残生察觉对手的功力仅略输自己些许，顾忌其有伙伴相助，不敢逞强硬拼，因之他显得最弱，是以尚横斗不时分神留意他。

突然一声惨呼，只见公冶莫忧一剑贯入一人胁下，左袖打出两点寒星，齐齐射进另一人双目。第三人收招欲退，却走之不脱。

蓦地，浓雾里穿出一条人影，继而便是井残生闷哼一声，抚胸倒退。差幸有尚横斗及时支援，否则井残生负伤后功力大减，只怕得尸横当场。

那条人影避过尚横斗，转袭峨嵎派两位师太。他瘦骨嶙刚的双掌封、挂、拍、拿，霎时压住了两位师太的剑。华严师太脸色铁青，振剑一翻，使招“孤驼西来”，切向来敌颈项。

血拳冰掌

那人嘿地冷笑，头一低，自华严臂下闪至他身后，一掌拍在她左肩。

华严左肩一阵火辣辣地剧痛，气血翻涌，“哇”地喷了口血，兀自强行撑持不到。她师妹华因虽欲救助，却被两名鬼将缠住不得脱身。

群雄这时瞧清那人身材魁梧，面容清秀，可是须发如丝，双手指爪长有数分，眸光阴鸷凄厉，冷酷非常。他见华严中掌不倒，杀机倍识，起掌便拍，喝道：“去死吧！”蕴足十成功劲，要毙敌取命。

一人冷哼：“只怕未必！”嗤嗤嗤五颗飞蝗石呈竖一字形打来。尚横斗亦低喝一声，扬刀疾砍。公冶莫忧、尚横斗二人见来敌身手不凡，一照面即伤了井残生、华严师太，知已遇上了强敌，不敢怠慢，皆尽全力发招枪救。

暗器、断刀来势奇速，那人不及伤敌，只得撤招移位，一晃身，转往华因师太攻去，并大呼：“二将军！”

与华因师太搏战后一马脸鬼将，闻声一震手中钢叉，当地荡开华因长剑，左指俟隙点落，冷不防一剑他腕脉削来。那二将军为势所迫，急忙收指。

倪君彦道：“跳梁小丑，也来卖弄。”他原来不想杀人，此刻亦动了怒气，长剑不挑反撩，在两名鬼将腹部划了两道口子。一招之间，重创两名高手，剑法造诣已臻化境。

那大将军意图擒得一人作为人质，逼君雄交出“寒冰谱”，岂料有机败露，几经权衡，决定留待日后再做打算，打声唢哨，隐入浓雾。余众紧随而去。

群雄怕他们在雾晨布有古怪，不愿贸然犯险追赶。

华因师太神情忧急，问道：“师姐，你伤得如何？”

华严取一颗伤药吞服，务膝运功疗伤，她伤得不轻，仅

能摇首示意。倪君彦一蹙眉，伸掌抵在她灵台穴，输内力助其疗伤。

尚横斗则相助并残生。谈苍杰语含不悦道：“我的部下不晓得在干啥，怎迟迟不来。”话刚说完，数十丈即来一片厮杀声。

公冶莫忧道：“或许他们也跟人打了起来，咱们去瞧瞧。华因师太，烦扰你在此为他们护法。”华因师太应诺。公冶莫忧、谈苍杰屏住呼吸，凝功戒备，方才冲往发声之处。

果然谈苍杰的帮众正与十八鬼将战在一起。十八鬼将适才死伤四名，眼前剩下十四名鬼将而已，但他们身手高强，震天帮众困之不住，损折了十余名好手。

谈苍杰一抢板斧，嚷道：“老子来也！”利斧横扫疾砍，呼呼作响。有几句鬼将知其力雄，不愿硬接，纷纷退避。

公冶莫忧冷冷一笑，道：“看你们往哪跑！”袖箭、钢镖、铁蒺藜，总计有二十六道暗器，自他双袖中破空射出。

这些暗器来得好快，一名鬼将闪得稍迟，一支钢镖嗤的没入他小腹，重创倒地。

大鬼半军势头不妙，怪叫一声，突围蹿去。其余鬼将紧随其后，落荒而逃。一名鬼将及退走，被在帮众团团困住，做困兽之斗。

谈苍杰道：“我来收拾他。”步入人丛，使斧拦住对手兵刃，左指右肘下穿出，轻描淡写地制住对手，继而发令：“捆起来，要活的。”

他的部属大声答应，将那名鬼将绑了个结实。

公冶莫忧含笑说：“谈帮主的身手好，只是像这种祸害，杀了倒干净，何必生擒。”

谈苍杰呵呵一笑，谦道：“公冶兄谬赞了。”略停，续

道：“本座是意图套问出他们巢穴的所在，以便一网打尽，永除后患。”

公冶莫忧恍然大悟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谈帮主深谋远虑，实非小弟能及，佩服。”

谈苍杰谦虚了几句，但神色间难尽掩得意之状。

西天最后一抹夕阳，悄悄隐入山下。

是晚，三绝邀神州公冶莫忧，一剑惊龙倪君彦，断刀客尚横斗，鬼拳催命井残生，峨嵋华严、华因师太等六人，都成了贵帮的贵宾。

酒筵设在震天帮的南昌分舵，因此地距丢失“寒冰谱”的鄱阳湖畔较近，故而设在此处。谈苍杰特地为华严、华因师太整备了素筵，由震天帮副帮主“双笔划鬼箫”麻阴幡相陪。

倪君彦忧心忡忡地道：“谈帮主，那‘寒冰谱’可有下落？一日不寻着，便叫我一日不安，天下倘若再出现一个‘寒冰公子’那样的人物，江湖中人只怕复要栗栗自危。也不怕诸位笑话，每思忆及常饮血那一役，我兀自心惊肉跳，浑身发冷。”

公冶莫忧凛然道：“谁也不会笑话倪兄。八十七个人中，仅得三人生，任谁皆会竖指夸赞：‘好本事！’。遗憾小弟不克恭逢盛举，无缘与那常饮血斗上一斗。”

倪君彦搔首道：“不斗也罢！不斗也罢！”神情颇为黯然。

今岁春夏之交，武林群雄八十七人，围歼号称“拳掌令天寒冰冻”的寒冰公子常饮血，虽去除了此字内凶魔，却亦几乎战死净尽，唯存倪君彦等三人生还。倪君彦的好友尽丧于斯役，怎不使他伤痛悲凄？